

黄尧/著

衣我者

书香阁
人间真情
系列

云南教育出版社

黄尧/著

I267
464

衣我者

人

间

真

情

系

列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衣我者/黄尧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5.4

(书香阁. 人间真情系列)

I. 衣… II. 黄…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6504 号

书香阁 人间真情系列

衣我者

著者: 黄 尧

责任编辑: 赵 屹

整体设计: 向 炜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印装: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00 000

版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 - 5415 - 2668 - 1

定价: 10.30 元

目录

生日	1
拉拉手	8
豆汁	12
北海的一只鹈哥	15
沙尘暴	19
蜜油	22
蚕祭	25
夜哭	31
原罪	33
取名	36
习字纪程	42
衣我者	64
洗澡	78
典当	89
蚰蚰“火皇”	119
后记	157

生日

母亲卧病已四年，今年赶上她七十九岁诞辰，我们姐弟几人合计了一下，决定给她好好过个生日，回过头来与她商量，老人挥挥手，摆摆手，那意思是算了。我们猜想她仍守着不知哪来的规矩，说经年卧病的老人不宜过生日。似乎是过了生日的“坎”，阎王爷就会说，“这也够了”，于是收她回去，不如装糊涂，弄个他不明白，自个也不明白，不吭不声地混。大约冥府的那些个官员也都百忙不稍闲，所辖又甚众，顾不过来，尤要忙着收容那些个匆匆忙忙投来的人，如果年轻尚有寸半文墨，又有录用，抑或是任贤的问题。至于那些个立在大限陡坎上的老人，差池只在寅时卯刻，根本不用担心谁会突然往外翻一个一丈三尺的跟斗。

看来，冥府的契约大多订得十分马虎，于我们十分珍视的东西向来不大计较，绝抵不上如今的“还贷”，到期不缴就要罚款，抑或公判，资不抵债者要去坐牢，如不然，则要走后门，或者赖，赖者大多赤贫无奈且有顽性。我母亲的不过生日，就属此种战略。冥间自然也是有后门的，大凡人间有的，那里都应尽有。因为在那方做成官的，其来源也决然只能是人世的俊才，自会携

去我们的章程，一切袭用，轻车熟路，且冥间要看阳世的形色，即若如今房地产一兴，动了冥殿上头的土，动了谁姓谁家的祖茔也未可知，倘若打点到了，上头又有关系，不造高楼造庙子也难说。

母亲的生日在农历七月十四，这是一个殊为怪异的日子。过去，我的外婆，母亲后家诸亲和母亲本人都深以为讳。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民间更愿叫做“鬼节”，更有一个雅名叫“盂兰盆节”。这又引出一个目连救母的故事，说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目连者，其母死后坠入地狱的饿鬼道中，食物入口，即化烈火，目连求救于他的老师，释佛便给他讲了一堂《盂兰盆经》，又秘授一法：让他在七月十五这天作盂兰盆，盆中置百味五果，供养众僧，并仰其解脱饿鬼倒悬之苦，后来当然一切功告大成。众僧得口福，饿鬼得饱食，母亲获救，目连于此也大抵成了“明星”，且有一个歌德的故事追随，口碑千载，延传不绝。现在看来，目连终是幸运者，所幸有一位修行有道，颇具实力，又乐于助人的恩师，当老师的人课授之余，还揽了这么一档子事，救弟子之母于危难，这在我们时闻做老师的把学生送给强盗刀俎的今天也算是难得了。佛教故事里没说目连是否给释佛送了礼，释佛是否又同时“贿赂”了众僧及鬼，也没说目连入学是否原本收费就极高，算是“自费生”云云，一切都很糊涂。然而有一点是实在的，释佛把事办成了。且由既往观之，释佛广有供奉，消受不尽，金身灿然，珠玉如土，又兼他老人家是从国外请来的，算是“中外合资”之业主，广得“优惠”之余，“赈”目连之灾，恐怕

就是一些不在乎的区区小数了。再者，释佛之弟子、善男信女非止万千，即或是穷百姓，弄到点血汗钱，又拿去买香烧了，岁岁供奉，诚惶诚恐，算是“买股”，然而释佛何时兑了现，且是否保值，又不见公开发表；是否独怜目连，抑或“关系”非比一般，这便大有可置之疑了。

中元是个大节，七月十四是“接祖”的日子，据说这天老祖宗都得以解脱，可告假归省，由亲族款留一两日，于十五日又送走，称“送祖”。近日我到过大理农村，见七月初一二即有人上香烧纸于道侧，朋友告诉我这里“接祖”要接半个月，可见所居之僻远。记得小时候过中元是最热闹的，我的奶奶尤其认真，早早备上香烛纸钱不说，又做许多甲马纸衣，尽皆玲珑可爱，这就惹得我们一帮孩子发疯，要拨弄老祖宗的受用之物，还要讨个底细。奶奶就说：“要问能不能见到你爷、你祖爷，弄条曲蟾晒干烧了，就能照见的。”又问：“都是些小小人么？”奶奶呃一声不说话了。再问这小小纸马如何驾骑，倘要不回去阎罗要使绳子来绑么？奶奶就央告：“乖，回去睡！”

鬼节是不夜节，曲蟾是烧了，从泥里翻出来拣取最粗壮的曝死，果然如小龙，燃将起来，瞬刻即灭，但顶头衔一点荧光幽幽忽忽，满屋顿时氤氲，腥臭难当，独不见祖宗。供桌上的食品，有认着谁谁谁个祖先爱吃爱喝的做了，满满当当，摆一刻，撒下来，由活着的人吃，即使三味两果，没有不爱的。

母亲的生日在七月十四，这日子该是忘不了的。

只是我们幼时便有些疑惑，怎么不迟不早偏偏在这时候生了

妈妈，不是接祖把您给接来了？您又是哪一位祖先转世投来的？抑或并无多大关系，只是性本爱热闹，又加地处僻远，行路不便，搭着一行人说说笑笑来的，更何况那时一路都是水米饭食，是一点不用担心挨饿的。想问没敢问，犯讳。

母亲的确生性爱热闹。她没生病的时候，我们一大家子人回来，总由她操办菜饭，也不让我们插手，嘴里却喋喋个不休，说：我死了我看你们吃什么？我算着我死了，这家子也就该散了，还不都因我在，你们才围着拢着……这话让人伤心，但那时她说她的，谁当真了！至于“死”，看似无期而遥远。待到菜饭都上了桌，寻一两句话讨她开心，一切又都化解了。也有些隐隐的不安，她做一桌菜，自己吃得很少，那么一丁点，又不准谁用筷子夹给她，我们戏说妈妈吃的是“猫饭”，她只说不想吃，又可见她的劳累。

母亲的生日总是很简单，因逢祭祖，那一天定要做很多饭菜。只要有人在桌上提议一句：今天算是给妈妈过生日了，她便默默点头，也高兴，也有说笑，那份自足是诚然可见的。倘若要专门提议上馆子，开出大菜来，她一定反对，大半原因当然是她坚拒破费。而她反对的事，又一定不能行。直至她在七十五岁上病倒前，仍有主家的权威。

记不得母亲确否过过稍微隆重一点的生日，却只记得我自己的一次生日，许是四十年前，我满七岁。父亲那天回家稍晚，进门扫一眼，桌上有了齐备的菜饭，抹一把我的头便说：“给你母亲添酒。”我颤颤地抱着酒瓶给母亲跟前的小盏斟酒，泼泼洒洒，

溢了许多，那算是一种什么酒？淡甜而无色，浅醇而辛辣。父亲也举一盏，让我站起来，和他挨着，他说：“今天是你的母难日。你妈妈为生你受了苦。第一杯酒，要敬你的母亲！”

这似乎是我惟一过过的一次生日，真正的生日。那句话我永远记得。

我还记得那时我幼小的心灵是何等悲伤。在此之前，我不知囫圇囫圇一个我，是怎么来的，怎么会同一种苦难相联系。妈妈生我一定很疼，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乖孩子，也一定淌了很多血，因为苦难一定是流血，这些都是应该明白的。只是不明白为何有苦有难还要生我。

家里姐弟五个，我属第四。母亲很严厉，不稍宽，不苟笑，从无亲抚溺爱。日子一难过，我们难免由她撒气。记得有一次，我肚子饿了，哭闹着要吃，她弄好一碗面，又挺烫，我一下口，又闹又缠，母亲一操，我一头栽往大水缸，额头磕在缸沿上，忽地陷下一道痕。母亲吓死了，一把抱住我，用口使劲往伤口上吮……她哭了，那么多湿软的泪打在我的脸上、口角上，咸咸津津热热的。整整两夜，她抱着我不给别人……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我生怕她撒手，我祈愿明天、后天再磕一次。迷糊之间醒来，见她痴痴的眼睛，听她一声声的叹息。我知道她难过了，我倏而想起那句话，我窃窃地高兴，我终于为母亲而受难了，若要再磕一次，我一定要淌很多的血，一大滩子血。直到我长大成人，每每与母亲相对而坐，她仍痴痴盯着我的额头，说：“你抬眼看看。”是的，仍有一道痕。她“唉”一声长叹，又一声。不

知叹的什么，那伤口早不疼了，我一直能言能语，且于相貌及谋生无碍。

母亲最高兴的事有一件，就是说到我们姐弟的生产，什么时辰，什么情状，什么模样，求过什么签，应了什么梦。说到托梦一节便尤其地兴奋。最多说的是哥，据说生他前夜，母亲梦见与父亲去还愿，山间灵隐，修篁夹道，忽地闯出一头小鹿来，甚是可爱，于是有了哥。然而到我，却没谁托梦，也无神仙鬼道那方面的什么消息，倒有一节，母亲累言不爽，说我生下来是“双拷脐”，即脐带在脖颈上打了一个“X”，人说此形“出大贵”。又说幸好解脱得快，要不一勒就窒死了。我终于还算幸运。后来见识得多了，知道“双拷脐”极类要行“大辟”之刑的样子，倘若“辟”了，还是“勒”了，也就没有我了，母亲可免大难。而有我添难不说，又不显贵，足见原本的多余。

无贵可望，却又贵在自知。因此，我是不大爱过生日的。听说谁庆贺生日，便殊觉怪诞。仔细想来，总是极显了富又显了贵的缘故。幸有当初方得今日，于是普家同庆阖族恭贺，即如我连自己之负罪于母，苦于无可偿还，又有许多事至今闹不清楚，颇惑“多余”，有什么庆头？大约总因这种态度，我的一家对生日均自淡淡。到了我的女儿，情形便有些不同，我需要一个女儿，我祈望她的降生，在那一天，我终于守候到一声啼哭，我为之流泪。自那时我判定：这许是我一生惟一留在这世上的痕迹。我爱她，由是膜拜那个时刻。妻子出院后的第一件事是去给女儿挂户口，在“生于 年 月 日”那栏，由我写上：“1978年5月29

日”。她接过笔，迅疾地轻轻划下了“农历四月二十三日”。

却没怎么过过生日。女儿十岁那年，我在北京读书，这一时刻几乎是我在半年之前就期盼的，说不清为何她十岁时这样，或许“十”是一个整数，还有什么，不清楚。我心颤颤地等啊等，由自黯然伤感，因为我知道不能亲自给孩子庆贺，我知道我要写一封信。我写了：“孩子，今天是你的母难日。你的妈妈在这一天为将你奉献于这个世界，蒙受苦难。但，没有一个母亲为此悔恨，她也一样……请代我敬她一杯酒，谢谢她，谢谢……”

转眼孩子又十五了。那天，我说：给你过生日吧。她说不了。我说还是过吧。她说那爸爸你给我买一个蛋糕，一个最小最小的蛋糕。

母亲今年的生日终于还是过了，买一个蛋糕，别的一并由祭祖那天全家一聚代了。她在病痛里熬了四年整。失语偏瘫，但仍知爱与被爱，临到我出门，她指了又指，我知道她让我添衣，她知道我有腰痛的毛病。有一段儿我家保姆一去不回，我又痼疾复发，母亲的病势也加重，儿娘俩一头卧一个，我一日数惊，彻夜不眠。我想起儿时的中元节夜，那个目连救母的故事，盂兰盆在哪里？我不能救母，亦知世上待救的人还很多，又知在或近或远的去路上，有许多“生日”，待生与生临，再生与再再生，热热闹闹，好一个生生不息的世界。

其实，倘若生命还在，每天都是一个生日，这是不糊涂也难免糊涂的事，何所谓“难得”呢？

拉拉手

书香阁

人间真情系列

一个女孩子坐在我的对面，样子很痛苦，她和男朋友“吹”了，原因简单得令人吃惊：他们相邀去逛，来了一辆车，很突然，男孩撒手就跳到一边去了。“我们原本是拉着手的，一悠一悠的，我们喜欢拉着手……那车撞上来，他一下就跑了，我呆呆地站着……”她反复地喃喃自语，似乎在寻找一种简单事实间的合理空隙，或者在反复击打一个梦幻，以求陨灭。但她都没有做到，事情就那么简单。“我的手空着，车忽地擦过去，我感觉到风，很怕人，可我没动，我的手垂着停在那里……”她说。

“原本没什么，他很快就回来了……但我们自此再也没拉过手。”她又说。

敏感是不是好。假若这男孩死死拽着她，也许瞬时便发生灾祸；也许那倏然间的恐惧两人都感觉到了，只是规避的方法不同；也许有一种不仅属于女性的反应是以两人甚至多个的生命聚齐作为抗争力量的，而另一种反应却更理智和注重效果……无论怎样辨析，对我的这一对年轻朋友都不适，或无用了。

那只敏感的小手僵在空中，保持着另一只手曾经温存过它的

样子。突然地，空了。它曾攫获的一切都那么迅疾地逃离，甚至轻盈得如同风化一样无形。

不久，我得到另一个消息。

小陶死了。小陶是我的好朋友，知青辈中很出息的人。

近年，耳边添了好些谁谁死了，谁谁病了是绝症也将死了的消息。

传消息的人与听到的人都哀一回，悲一回：人到中年了，都过去一半多了，你又没摊上做大老板和大老板儿子的年月，欠了那么多香烛钱纸，谁批准你走到头了？中年负重嘛，你试试，拿根筷子拗拗，不都中间折断么！是了，该的。

然而小陶的死却简单得令人吃惊。

他率考察队去金沙江虎跳峡，有个队里的青年站在江边石头上，不知去干什么，忽地脚下一滑，小陶喊了一声：“拉住他！”旁人没反应过来，他一步抢上，去捞一只浮在泥浪里的手，接着他也一倾……

直升机出动了六个架次，一江浊浪，两岸危崖，再没了小陶和那青年。开了追悼会，没有遗体，只有遗物，还有盘旋在万仞绝壁，一线苍空间，与金沙逆波，继后是与长江巨浪相逐而远去大海，永不复还的他的幽灵。因此，这死是浪漫的死，空灵的死，如同无字的诗。

报纸上没有宣扬这“死”，没有将它当英雄材料，大约不是因为“无字”，只是因为可以驱遣的纪实文字太少。因此这死，

又无掷地的回声，无跌宕的反响，如无韵的歌。

他拉了一下他的手，那一攫应是十分牢固的。牢固得将两人的生命从那一瞬紧紧锁在一起，最初是生与生，继后是死与死，相信小陶与他的年轻朋友冥游时必定携手飞升。

他拉了一下他的手，他因此死了。他原本可以不伸出那只手，让那一声呼唤代替他的责任，或许也不欠谁了，或许时空差迟几个微秒，让他的手与那只垂死的手在毫末之间不遇。但事实仍那么简单。那一位，如同触及了死亡的雷电，轰然闪出霹雳，将幽冥的狭路劈出，匆匆推他们上路，一去不复回。

我牵着女儿的手，将她牵大。

到女儿将与我齐高时，她仍习惯拉着我的手散步，每每挽着那只手，我的手指似有似无，似离似弃地攀着附着那嫩润的手指，我就想起她是我的女儿，仍是那个步履蹒跚初学步的小小女儿；想起岁月，那岁与月浑糊沉淀之后，依旧清清的一脉血缘；想起苦与乐，那苦与乐尽皆淡泊之后，依旧牢牢的亲情锁链；想起我不能就死，无论是诗的死歌的死，似不死的无形的死。

也许她再大来，将舍弃这习惯，甚至一切轻触都将消隐，但她会寻觅另一只手。

有一次，我在山间小道上匆匆独行。忽地撞见一位农民大爷，愣愣间，相识又不识，不识又似识。我记不清当时是怎么了，我拉拉他的手，他也拉拉我的手，霎刻，我们都十分感动。从他车轭似的腕部滑下来，我的手指停留在他峣石般隆起的掌骨

上，再摩挲着那岩面般粗粝的手心……我们都没有找到记忆中确曾相逢的路口，有路口，最终也呼不出彼此的名姓。只是拉着手，不是惯常的握手，只是拉拉手，却久久不舍，久久不弃。

有过那么一天，我听到了一首歌，“拉拉手”的呼唤轻柔，欢快，但我却流下了眼泪。

拉拉手，拉拉手吧，亲人们。

豆汁

今年春季在北京，女儿对我说，她天桥附近找到了一家豆汁店，且数度光顾，乐此不疲。至于个中滋味，颇有几分秘而不宣。于是，我率着全家，连同在京的侄儿侄女，打了两辆“的”，杀奔天桥。

我相信许多事物是以“恶”名而传世的。20世纪80年代，我滞京七年，京华风物游览不多，倒是驻学苦读，白菜萝卜享用不少。末了的两年，肩起了个公司的“副总”，虽身份不同了，却又因只身在外，不起炉灶，小公司草创不事靡费，我更深恶应宴，于是，乐于将大半伙食交代给路头街尾的食摊餐馆，什么“打卤”、“火烧”，油茶馅饼，驴皮马肉哪有不拿来充饥的呢。那时，许多京城饮食都打起了文化的旗帜，在隆福寺夜市和地坛庙会悄然恢复起来，“品尝文化”倏而成风。惟有豆汁——据说是最具京城底层风味的一种热饮，却久匿踪迹。又说，豆汁因有异常的恶味，即使是最老的老北京，也是鲜有人消受得了的。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有一个电视片描写一位海外归来的老艺人，在北京苦苦寻觅一份豆汁，以致这一“细节”命运攸关，点亮了

她的全部暮年人生。我的女儿手里还有份“续篇”：她的同班同学——一个来自西北的贫苦女孩，竟受父母之托，用一个暖水瓶将豆汁捎回家——那是一个大戈壁，当年投身建设兵团的父母在京畿胡同里存放着共同的记忆。没说天桥的那家“专营”豆汁的小店是不是这个女孩“发现”的，亦或是一伙包括了女儿在内的孩子们轰轰烈烈出猎的结果，可怜天下女儿心！

天桥小店的门脸一点不起眼，险些就错过了。灰色的门额与当街的居家院墙一般地矮，一般地旧，一般地拆着几株枣树疏疏的过时的绿阴，那份简陋与寒碜让人心酸，那真是“寻”才寻得来的。我们一家人在洗得十分爽净的木条凳上坐下来，说要豆汁，店主就有些惊讶。因为仅容七八个人落座的小店只有四个老人各踞一角，半盘着腿，拥着一份吃食，享受着这里苍古而执拗的宁静，浅沿土碗里灰灰浑浑的汤，大约就是著名的豆汁了。又进来两个粗声野气汉子，“豆汁”两字是唱出来的，纯京腔，“儿”字化得清清晰晰。又把敌意的眼光投过来，女儿便说他们是“苦力”。

豆汁上来了，女儿十分内行地添了两份“焦圈”（一种油炸的脆薄的小饼）和几碟蘸了香油的咸菜，便借过“苦力”的角色，大口呷起来。我抿一口，初觉生臭恶酸，渐渐，似觉也能胜任。女儿便说：“是不是有股干板腌菜的味道？”细品下来，果真。干板腌菜是云南边境一带特有的干菜，大凡有过知青经历的人无不熟识，也有至今偏爱不舍的，用来煮鱼煮土豆、豆米，滋味别样。女儿又说：“其实，你只要把它当做干板腌菜汤来吃就